

增補資治通鑑

第一函
五十三冊

新刊趙田丁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一

東漢紀

顯宗孝明皇帝

名莊光武太子也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

受經又明於刑政幽枉必達故建武永平之政為東都之稱首然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宏人之度乎未優乎

綱戊午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

元會儀上食奏樂是後率以為常

按原陵在河南府孟津縣西即光武葬地也

胡致堂曰

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

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平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平地下迎精

而反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復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

鑑東平王蒼

東平憲王名蒼光武第八子陰皇后所生以為中興明帝之弟東平漢之國名今山東兗州府

聖人制禮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

東平王謂
修禮樂

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

服制度。及光武廟祭歌八佾舞數上之。

綱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綱東海王彊卒。

書法廢太子書卒幸彊之能處廢也

鑑已未二年。春二月。宗祀光武於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綱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

初行大射
初行養老

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鄧展曰。漢以三公爲三老。大夫爲五更。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劉歆刊謄云。之事之字當作人字。知天地人

國橋觀聽以億萬
計亦史官修職如

萬國萬民之類耳

未詳孰是。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

諸儒執經
問難

難於前。疑難而問之也。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冠帶圜橋
門

言皆有橋。凡觀者在水外。故曰圜橋門。

三雍復生
代之典
尊桓榮以
師禮

何奴遣子
入學

尊師人主
之高致
桓榮不知
修治大義

光武留意
文治
東都文物

書法自光武末年書起明堂靈臺辟雍然徒聞宣布圖讖而

鑑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

漢書曰乃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辟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

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而望雲物禮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享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自諸侯王及
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而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章句何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平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
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木
故事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其
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
羹豎至於薪刈其下云

胡致堂曰觀明帝尊師之意多儀及物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

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

尹遂昌曰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文治久矣未

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於是
彬彬可觀書之於冊厥為美稱

彬彬可觀

懸愛始終

無聞

馬后德冠

後宮

馬后常衣

大練裙不

加飾

此繪特宜

染色

疑漢圖書

功臣於雲

臺詔

陶畫二十

八將於雲

臺

問漢圖二

十八將於

雲臺大品

功業優劣

綱庚申三年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烜為皇太子明德馬皇后伏

也建武中選八太子宮時年十三為貴人奉承陰皇后遂見寵異

時后前母姊女賈氏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后盡心撫育

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及

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

人也鑑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飾朔望

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繪特

宜染色故用之耳

鑑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

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饒馮異王

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

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

之親獨不與焉椒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暖而芳辟

除惡氣故名焉按二十八將上應二十八宿高

何如

雲臺圖畫中興
仍命之臣然其中
竟有功績未著而
得則名者萬修劉
植等是也世徒以
不入馬援為四叔
房之親然當時若
鄧晨之若從南陽
來歙之損船龍城
豈不得與王常李
通並預增益之歟
又豈皆以戚屬故
耶則當時之旌表
實有不服人心者
矣

密侯鄧禹應角水

龍阜成侯王梁應

畢月烏好時侯耿

恂應心月狐昆陽

侯堅鎧應危月燕

高侯朱祐應斗木

牛中水侯李忠應

張月鹿安平侯蓋

期應井水犴鎮陽

侯臧宮應壁水獬

又益以四人王常

西斗李通應北斗

邱瓊山曰按范

成次王梁至卓

漢綱目因之考

必優於賈復沉

馮異次於堅鎧

又益以王常李

後所益也今范

蛟成事侯馬成應胃土維黃平侯吳漢應亢金

昂日雞膠東侯賈復應氏王豹祝阿侯陳俊應

井應房月兔參應侯杜茂應參水猿雍奴侯寇

侯傳俊應觜火猴武陽侯岑彭應尾火虎棘陽

武津侯馮異應箕水豹淮陽侯王霸應鬼金羊

野阿陵侯任光應柳土獐頓陽侯祭遵應斗金

星口馬黎陽侯景丹應女土蝠成上侯萬修應

延應虛日鼠靈壽侯邳彤應翼火蛇安成侯姚

侯劉楠應軫水蚓臨川侯耿純應室火猪朗陵

侯虛侯馬武應奎木狼御第侯劉隆應災金狗

應東斗寶融應

卓茂應南斗

史雲臺功臣分為上下二列每列十六人蓋橫

也上一列首鄧禹次吳漢至劉隆下一列首馬

茂通鑑誤直數之因以馬成次鄧禹王梁次吳

之名傳馬成之功豈能先於吳漢王梁之德末

耿舛次於陳俊寇恂次於杜茂岑彭次於傅俊

優一劣相開陳列明白其尤可據者史明書

又益以王常李通寶融卓茂之四人者不在二十八將之列乃

前寶融在劉隆前朱繡之言真可信也今依其

次正之則其功

勞大小名次高下各得其當矣

三

上應二十八宿

光武監前車之失

三十輜名
以力旋
太平非一
士之略
同兄協力
以濟王業
聖人猶自
序其績

馬武等傳論曰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末之

各智能之士也議者多謂光武不以功臣在職迹其深圖遠算
固將有以焉降自秦漢悉資戰力至於翊扶正運皆武人崛起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職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
蕭樊且猶縲綬信越終見茹臨光武監前車之失存矯枉之志
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鵠烈分士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
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稱職責咎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禮者
乎

胡致堂曰

堯舜禹之世則四岳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尹

居師保而明大猷來朱丞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公召君陳畢公迭
房為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
八人同時奮庸猶車載居其中二十輜名以其力旋也蓋大廈非
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周公之
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羣后未嘗不推引其後
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諸寇祭馮耿
豈遽出其下乃以不富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視房成風
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周漢圖功
臣於靈臺
獨馬援以
椒房之親
不與果宜
歟否歟
有教化之
育萬其間

丁南湖曰

後之不與雲臺者明帝以其后之父而避嫌耳或馬

親為常而創業中興論功為尙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其后邑
義亦與焉而其后至公何避嫌之有宋儒陳潛室議及雲臺乃曰
耳所謂聖人自其間子謂明帝避親親之小嫌而併廢論功之
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子謂明帝避親親之小嫌而併廢論功之
大義惡乎其為教化也

保齊策略曰

炎燼再熾鼎遷東維赤符受命啓運南陽運籌帷

義旗初建殪昆陽之虎豹天討旋加掃蕩都之蛇豕雖則帝之
力也豈非諸將之佐乎至論其功則居中定計者禹牧民禦衆
者恂破王郎於元者身破赤眉於西者異戮力犄角蕩平蜀郡
者吳岑也鳴劔拔掌馳志伊吾者臧馬也餘則攻堅陷敵勦庸
悉至斬將蹙旌勇力均効又豈得而具述乎然後益以四人則
又非但應二十八將之數而不與者惟伏波而已伏波之親誠
不宜登旂常之實然蓋茲
明珠之耀光武亦已薄矣

網大起北宮既而罷之曰時天旱尙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

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夫作民失農時自古非

應時澍雨

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上卽時罷之遂

明帝改過

書法

帝方起北宮未幾以鍾離意疏而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

鍾離意

薦全椒長

全椒秦縣名今直隸徐州長卽合也

劉平詔徵拜議既平任全

劉平以善政被徵

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貴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

惟班詔書而去

自以得所不知所問惟班詔書而去

鑑帝性

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

隱發謂察人隱微而發覺之也

公卿大臣數被

明帝以杖

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曳

提音底擲也曳羊列反拖也謂至見破提捉絰紼

常以事

怒郎藥崧以杖撞

郎官名掌宿衛姓藥名崧

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卽出

未聞人君自起撞郎

崧乃曰天子穆穆

諸侯皇皇

二句出記曲禮穆穆幽深元遠貌皇皇壯盛顯明貌

未聞人君

明帝杖撞崧入林道令人噴飯

自起撞郎帝乃赦

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惟

鍾離意獨
敢諫爭

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

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參者

按後漢書藥崧

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縣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崧官至南陽太守

賜郭賀三
公之服

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

上賜以三公之服

補徽冕旒補徽音

勅行部去
稽惟

勅行部去稽帷

稽帷以徽前後今勅令巡行所部郡縣時可除去之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

見容服以
章有德

有德

綱辛酉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帝近出觀覽城邑欲遂校

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

明帝從諫
弗拂

書法

北宮之役以鍾離意之疏而止校獵之行以東平王之諫而還亦從諫弗拂改過不吝之意也若顯宗者於是乎有

顯宗有光
前古

光前
前古

綱冬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

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

長者
可逆

鄭眾不染
於辭

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
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
惟眾不染於辭

綱王戊午年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東平王蒼自以至親
輔政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疏乞就藩國帝乃許之

蒼可以為
漢藩

書法

書歸藩何特筆也其特筆何賢
蒼也若蒼者可以為漢藩矣

詔禁章奏
浮詞

綱癸亥六年春二月五雒山在廬江都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曰詔曰

不為諂子
嗤

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此先帝詔書禁人上
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
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書法

世祖書封事不得言聖此書禁章奏浮詞特筆也終綱自
書得鼎二元帝元鼎四年及是年自是無書得鼎者矣

綱甲子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謚光烈皇后

深漢以來均爲尚書

綱以東海相宋均爲尚書令

自初均爲九江太守

合詔以宋均爲

五日一聽事悉省探吏閉督郵府

督郵官名掌勾稽文簿舉彈內善惡今閉其府門示無事也

尚書令

劉昆既稱虎負子

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

渡河梁均在九江

虎又渡江東去善

下勅屬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豚雞也今爲民害答在

政亦視感民何如

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

耳豈有於虎使家

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入爲尚

修談相襲各人致

疑循吏之實政其

誰之罪耶

文廉無益

百姓

廉吏清在

一已

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

綱乙丑八年冬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

楚王英楚王英光武第六子許美

楚王秦繆
帝之所生明
帝之弟也

奉黃縑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奉送縑

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圖之仁

慈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梵語

優婆塞也唐曰通事男一名清信士

遣使之天竺求佛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

竺音竹天竺即身毒西域之國名在

大夏東南一名天竺所謂浮屠胡是也

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

沙門即桑門也如今僧精於其

道者號沙門

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

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應報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

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沙門漢言息也

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也

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

英最先好之

好去聲

以佛舟沙
捐心覺性

佛教入中

國之始

三代聖主

所必誅

中國子萬

年無窮之

禍古

顯有德

言之美

以謝家為

軍司馬

胡致堂曰

佛教至今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

其涯溪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

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為非性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

有已也以為性耶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

且自修其道以為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蚋皆所憐憫損

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必

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蚋為此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邱瓊山曰

此佛教入中國之始夫浮屠氏之所言所為真所謂

人之子乃崇無父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明帝為

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變以為中國年萬年無窮之禍害嗚呼

若明帝者豈非名教

中萬世之罪人哉

是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發明顯宗有聽言之美矣

以鄭眾為軍司馬匈奴遣使來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

許之遣越騎司馬

越騎校尉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

鄭衆不拜單于

為屈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其後帝聞之復召衆為軍司馬

書法

軍司馬何

丁南湖曰

以宋均為尚書令而循良之績揚於內廷以鄭衆為軍司馬而剛直之節顯於外虜綱目兩特書之明帝

初政之得人見矣

大有年

綱目兼史

發明

春秋獨桓公三年書有年宣公十六年書大有年程子謂氏謂之記異綱目書此豈記異乎蓋春秋記異不記職綱目炎祥並紀是綱目兼史法而紀實也顯宗是時君德清明政

法紀實先儒發明麟筆之意

事修舉天人交應故獲有年之應書之正所以著當時治效之美其與先儒發明麟筆之意固自有並行而不相悖者

綱目兼史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

立學於南

功臣子孫莫不受

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

官

南宮號四姓小侯

以樊郭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也

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

明帝尚儒

學

匈奴遣子

入學

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書法

文治於是極盛矣
終綱目一書而已

何孟春曰

明帝廣設學校潤色太平固盛舉矣然
既崇尙虛無而從事五經亦粗迹耳

擬漢以丁
鴻為侍中

詔

丁鴻讓位

夷私得申

其志

綱以丁鴻為侍中目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

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塚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

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

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

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哀子凡曰

按鴻率性推讓效跡於西山既而感義就國決機於
東海始逃爵以求仁終逃名而服義可謂不激不隨

中行獨復者也

問漢丁鴻
鄧彪劉曄

蘇穎濱曰

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曄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
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

之議孰優

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下鴻讓而不終聽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其國此鴻之所以為賢於劉鄧也

鑑戊辰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蒼光武第二子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

誦安菽以增嘆息

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

處家何事最樂

菽以增歎息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事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

為善最樂

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

送列侯印十九枚

之采菽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戴氏曰夫為善之人從容中道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浩然天地

大抵皆驕佚放恣其為驕佚放恣者豈不以為樂哉曾未幾

何身死國除其禍慘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以為後日之憂乎

善乎東平王之言也豈獨善保其國而已哉

鑑已巳十二年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